

何峨芳妙計安東莞

軍訓教官社運能手

廣西何峨芳民國十五年九月初旬入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二連，十八年五月畢業於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步科第二大隊第六中隊。在黃埔同學中間，屬於實幹硬幹的角色。

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閥侵佔我東北，中央鑑於日本軍閥侵略野心，永無止境，終久必須一戰。於是積極準備一切抗戰措施，訓練總監部開始訓練軍事訓練教官，以實施高中以上學校及社會軍事訓練。由黃埔第一期畢業生潘佑強主其事，考選軍校同學學識較優者，予以訓練。何峨芳也參加了軍訓教官行列，畢業後沒有到學校擔任軍訓教官，却在南京展開社訓活動。

南京社會軍事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是何志浩，何峨芳從事這一項工作，興趣盎然。他從實際工作中體會到民衆的重要性，掌握了羣衆，才是真正力量。共產黨對國民政府進行破壞，就是先從滲透羣衆着手。如果我們做好民衆工作，共產黨就無法滲透，不能活動了。何峨芳在南京，和民衆打成一片，腳踏實地去搞社訓工作，得到許多新經驗，成了社運專家。

何峨芳和徐亮（爲彬）同連入伍，徐是戴笠先生的得力幹部，想羅致何峨芳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何峨芳知道這一項工作，紀律極嚴，他想自由發展，不願意受嚴格的紀律約束，沒有參加這項工作，但是答應隨時隨地義務幫忙。基於這一種承諾，他和軍統局的工作有了密切的聯繫。

二十六年何峨芳調到廣州市工作，開始廣州市的社會軍事訓練。廣州市社會軍事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市長曾養甫兼，黃埔第一期張君嵩任副主任委員。張君嵩曾任十九路軍團長，能征善戰。一二八淞滬之戰，他是首先和日本開火的一個團。張君嵩是一個帶兵的能手，幾乎能直呼全團每一個士兵的名字，每一個士兵都和團長建立了濃厚的感情。所以，他率領的部隊，祇知前進，不知後退。張君嵩早已參加了戴先生領導的工作，何峨芳到廣州工作，無異間接從事戴先生的工作。

張君嵩又任廣東省緝私處處長兼稅警總團長，稅警有四個團。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陷，廣東稅警團改編爲暫編第八師，張君嵩任師長，何峨芳的社訓總隊第一團也歸他指揮。暫編第八師先後參加長沙三次會戰，發揮了極大的抵抗效果，戰績輝煌。

兩廣策反聯絡林虎

我曾寫過，二十五年兩廣事變，不曾流血，事變解決，爲國家保存了很大的國力，二十六年才能奮起抗戰。解決兩廣事變，實在得力於戴先生策反工作，運用成功。據何峨芳說，就他所知，這項策反工作，

老早就在進行，並不是一朝一夕，臨時抱佛脚的。

林虎對於兩廣軍人，頗有影響力量。廣東自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後，地方政權就落在掌握實力的兩廣軍人手裏，和中央背道而馳。委員長 蔣公深謀遠慮，想用和平方法，使兩廣和中央精誠合作，避免分裂。如果由林虎去進行，事半功倍，收效一定很大。

林虎字隱青，做過陳炯明的參謀長，因為不齒陳炯明所作所爲，從十四年起，就隱居九龍新界，不和任何軍政要員來往。蔣公也做過粵軍的參謀長，和林虎交情很厚，需要一位有分量的得力人員去聯繫。先由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進行，楊派香港中國銀行經理某君持函去新界拜訪，三番五次都見不到面。後來改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去進行，黃拜託在九龍的舊部黃權，就近往訪，仍然見不到面，接不上頭。楊黃既然都達不到任務，蔣公就把聯繫林虎的責任交給戴先生負責進行。戴先生想想，這件事祇有交給兩廣的同志去辦，於是落在廣東的梁幹喬和廣西的鄧匡元肩上。去辦這件事，談何容易？梁鄧一時也沒有頭緒，正在傷腦筋。何峨芳知道陳文波很有名望，爲替他們兩位分憂，就把陳文波介紹給梁幹喬。陳文波和陳濟棠同宗，不知爲什麼緣故，兩人結下私怨。陳文波相當狠，一氣之下，去挖陳濟棠的祖墳。陳濟棠恨透他，要捉住宰他。陳文波逃到上海避難，大做生意，運氣不錯，也是財星高照，很賺了一些錢，在上海很要得開。

「別的事情也許我不行，祇有找林虎，不費吹灰之力。」陳文波對梁幹喬說，口氣很大。他說：「如

果我去找林虎，我敢打賭，不出兩個鐘頭，他就得以貴賓之禮來接見我。」

「你認識他嗎？」梁幹喬問。

「不認識。」

「既然不認識，憑什麼他要以貴賓之禮來接見你？」

「說來話長。」陳文波說：「我有兩個姪兒在林虎身邊做副官、參謀，林下野以後，他們仍然追隨左右。林虎的經濟情況不太好，我却很有幾文。所以，每月送給他在上海讀書的兒子現洋兩百元，一直維持了兩年。林虎知道，說我這個人義氣，够朋友。你想！我現在去看他，他能不以貴賓之禮來接見我嗎？」

「有道理！有道理！我帶你去南京見戴先生！」梁幹喬說。

「不過，我祇能帶路，敲開他那不見人的門。」陳文波最後表示：「我不會講話，你們得派一位會講話的人，和我一塊兒去。」

委座親筆信的效用

梁幹喬偕陳文波從上海到南京，去見戴先生。戴先生知道陳文波能够見到林虎，非常高興，趕緊去報告委員長。委員長給林虎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親筆信，交給戴先生。戴先生派正在陸大受訓的張君嵩跟陳文波乘海輪南下，去九龍新界看林虎。

陳文波並沒有吹牛，他們到達九龍新界林虎寓所，林虎果然立刻接見。張君嵩把委員長的親筆信交給林虎，他一邊看信，一邊頻頻點頭，看樣子非常感動。林虎看完信，對張君嵩說：「你回去報告 蔣先生，我當然爲國效勞，盡力而爲！」

張君嵩返京復命，戴先生就利用林虎的關係，展開對兩廣的策反工作。兩廣事變醞釀期間，林虎對余漢謀、張瑞貴等有力量的將領一再接觸，勸他們擁護中央，共赴國難。七月八日，余漢謀從大庾防地到達南京，晉謁委員長。九日致電廣東各將領，服從中央，團結禦侮。十三日中央免陳濟棠本兼各職，委余漢謀爲廣東綏靖主任。陳濟棠不能不下台，十八日離粵赴港，沒有流血，粵變平定。

林虎做好廣東的策反工作，知道廣西還有問題，趕緊回他的廣西原籍博白，若無其事，打獵遨遊，李宗仁和白崇禧聽說林虎回到故鄉，立刻命令博白縣長，將林虎護送南寧，會商時局問題。

當廣西得悉陳濟棠失敗，打算組織軍政府，以李濟琛爲主席，並將廣西部隊由靈山開到廣東合浦、欽縣，聲言出兵抗日。實欲進踞廣州，繼續抵抗中央。林虎到達南寧，李宗仁和白崇禧，表示歡迎，向他請教對時局的看法，應該怎樣應付。

「兄等這次出師無名，一定失敗，而且得不到國人的同情。」林虎很誠懇地說：「因爲廣西既然出兵抗日，就應當由桂林出全州，入湖南。現在却將廣西的部隊進入廣東的南路，明明是進軍廣州。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

接着講了一些國家處境困難，相忍爲國的道理。勸他們趕快將入粵的部隊撤回，表明擁護中央，整軍經武，以備將來真正對日作戰。李白接納他的建議，停組軍政府，九月七日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中央新任命，十七日李宗仁、黃旭初由南寧飛廣州，晉謁委員長，兩廣事變全部解決。

唐大師鬼魂顯神通

滿清咸豐年間，廣東羅定縣的唐公武，是一位很有名的地師。追尋龍穴，到達廣西，遂落籍平南縣。據平南縣的父老們傳說，唐公武學問淵博，精通天文地理易卜。嗜酒如命，死時祇有六十多歲，陰魂不散。民國以來。唐公武的鬼魂時常附在平南牧童李六身上。李六目不識丁，更談不到學問知識。

想請唐公武降臨，由李六焚香默禱，約兩三分鐘，李六全身發抖，兩眼微閉，唐公武駕到，用廣東話和人交談，完全不是李六平日的語調。而且高談闊論，談吐文雅，的確是很有學問的口吻。因此，平南的知識分子非常相信，傳到全省，達官貴人們也相信了，稱爲「唐大師」。

李六因唐大師附身，變成忙人，常被軍政要人、富商巨賈請去看墳地，看風水。不過作惡缺德的人家去請，必被拒絕，不附李六身上。有次李濟琛派他姪兒去請唐大師察看祖墳，唐公武說：「近日太忙，沒有時間，你先回去，過日有空再去。」

「李任潮（李濟琛字任潮）官至將相，祖墳還不好嗎？有什麼好看的？難道想做皇帝嗎？」事後唐公

武對人說：「如果他請我去談談國計民生，福國利民的事，我一定會去，指示他逃出迷徑。」

韋壽庵是平南縣學問好的正人君子，聲望很高，也很相信附在牧童身上的唐大師，常和他研究易經，有很多獨到之處，使他衷心折服。韋壽庵曾告訴何峨芳，抗戰開始，唐大師勸告李宗仁要真正抗日，至今記憶猶新。

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八月十五日大隊敵機首次轟炸我首都南京。廣西軍政首腦召開緊急會議，結果是通電全國，擁護中央抗日到底，廣西軍民誓爲後盾。實際上，靜觀變化，並不是採取積極行動。會後有一位高級將領向李宗仁建議：「唐大師現在這裏，可否向他請教？」李宗仁同意。

第二天，李六到達，唐公武立刻附身，對李宗仁和白崇禧高聲說道：「你們要問我的事情，我都知道。昨天你們開軍事會議，我也來過。你們的決定，需要修正。這些年來，日本謀我，日勝一日，非至亡我中國，絕不罷休。所以，凡我黃帝子孫，都應團結起來，爲救亡圖存而奮鬥。公等久膺方面重任，統帥雄師，更應放棄往日私人恩怨，即日動員，自然會得到全國民衆的讚佩，將來才有問鼎中原的機會。若照公等決定，實難向歷史交代，更容易被國人誤解。公等既然不負起捍衛國家的責任，反而別有用心，很不得。」

「公意如何？」李宗仁問。

「真正負起救國家，救民族的責任，免遭國人誤解。」唐公武說：「李德公（李宗仁字德鄰）應該即

日動員，準備隨時出兵殺敵。白健公（白崇禧字健生）應當即日飛往南京，向蔣公報告此間決心及行動，使蔣公無所顧慮，下定抗日決心。公等公忠體國的精神，必定爲全國民衆所敬仰。言盡於此，請好自爲之。」

李宗仁和白崇禧聽了這一段話，大受感動，積極動員，準備隨時出兵參戰。第二天白崇禧飛往南京，贊助中樞。十八日，委員長發表「告全國將士書」，展開全面抗戰。

廣西將領對於抗戰供獻很大，是得力於唐大師鬼魂的一席義正詞嚴的談話。是耶？非耶？可惜白健生將軍早已逝世，如果他尚在人間，對於草壽庵所說，予以證實或否定，將是歷史上一件極有趣的故事。

遵義煉油廠的麻煩

二十八年夏天，吳慶恕在廣東曲江（韶關）第四戰區主持謀報訓練班，抽調轄區各部隊參謀人員，又招考一部份青年。吳任主任，何峨芳任教育長。二十九年何峨芳到重慶，戴笠先生在曾家岩公館請便餐，當面要他擔任軍統局廣西站站長，不能拒絕，正式擔任了軍統局的工作任務。

三十一年戴先生兼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各省成立緝私處，何峨芳調任廣東省緝私處副處長，處長由李崇詩、湯毅生、龔少俠先後擔任。三十二年秋，戴先生辭去緝私署署長兼職，由宣鐵吾繼任，僅僅一年，到三十四年，緝私署就取銷了。

三十四年何峨芳隨戴先生赴東南視察，預定由他接任中美合作所第七訓練班副主任。想不到到了息烽，不如意的事情一再發生。這次戴先生赴東南，梅樂斯同行，路過息烽，住中美第十訓練班，即原來的息烽訓練班。

軍統局有一座遵義煉油廠，由留俄兵工專家余樂醒主持，戴先生要偕梅樂斯前往視察，由何峨芳前一天晚上電話通知，準備一下。余樂醒不在廠內，由值日官接電話。第二天戴先生、梅樂斯和何峨芳到達遵義煉油廠，一片零亂，到處都是塵埃，亂七八糟，不成樣子。戴先生生氣的跳了起來，認為在外國人面前，丟盡中國人的面子，是國家的恥辱，立刻將余樂醒撤職。

第十訓練班的副主任鄧匡元，簡直是四面楚歌，美國人不滿意他，說他不負責任，不和美方合作。班裏的學生和幹部都紛紛向戴先生告狀，息烽縣的縣長係由軍統局推薦的，也在說他的壞話。一個負責幹部情況如此，難怪戴先生要生氣，息烽是路過，現在必須呆下來，解決許許多多問題。

先是徐光英的別動軍不健全，有問題，必須整頓，戴先生對何峨芳說：「峨芳兄：我看你不要去東南，接替徐光英，整頓別動軍吧！」

「報告戴先生！」何峨芳說：「你的兵我帶不了。」

「爲什麼？」

「你的兵祇知道你戴先生，別人那裏帶得了？」

「豈有此理！」戴先生有些生氣，何峨芳知道別動軍是由混城隊改編的，混城隊來自各部隊，分子複雜，不好整頓，他却強詞奪理，說戴先生的兵不好帶。

現在因為第十訓練班的問題，要比別動軍嚴重的多，所以戴先生並不一定要何峨芳接替徐光英，回頭對何峨芳說：「你不必去東南，也不必去接替徐光英，鄧匡元搞成這個樣子，天怒人怨，必須嚴辦，你就留在息烽，整頓第十訓練班吧！」

何峨芳接任中美合作所第十訓練班副主任，沒有多久，日本投降，中美合作所結束，所屬的各個訓練班，自然也隨着結束了。三十四年冬，何峨芳調任軍統局廣東站站長，由貴州到了廣州，一直到戴先生殉職，他都留在廣州。

共黨發動廣州學潮

共產黨已經藉抗戰而坐大，成了氣候。又藉滲透到美國國務院的美共分子和同路人費正清等的宣傳，把中國共產黨硬說成土地改革者。杜魯門政府不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強迫中國政府和共產黨談和，派馬歇爾來中國做調人。共產黨利用羣衆，到處進行反美，既可增加政府的困難，又可使中美關係惡化，是一種一石兩鳥的做法。

在北平，他們製造了一件「沈崇事件」，掀起大規模的反美、反政府運動。從北平蔓延到全國，如火

如茶。沈崇係北京大學的女學生，共產黨分子，奉命製造事件，平時專門勾搭美國士兵。有一天，突然說沈崇在東長安街東交民巷外國兵營操場，被美國大兵強姦了。經過報紙渲染，造成軒然大波。在共產黨的職業學生策動指揮之下，全國各大都市遊行示威，支援沈崇。實際上是在反美反政府，想製造流血事件，做爲攻擊政府的藉口。

廣州市的共產黨，也在暗中發動學生，後援沈崇。先發動了三百多個學生，示威遊行，企圖闖入沙面，在美國領事館前鬧事，計畫搗毀美國領事館，給政府製造麻煩，再和軍警衝突，造成流血事件，攻擊政府慘殺民衆學生。因爲他們的人數不多，軍警應付得當，既沒有讓他們衝到沙面，搗毀美國領事館，也沒有流血，造成了藉口。

這一次陰謀不逞，於是再發動一次更大規模的遊行，預計三天以後，發動兩萬學生，從石牌中山大學出發，再滙合廣州市其他學校的學生。如果軍警干涉，就和軍警衝突，打死一兩個學生，拍攝照片，說軍警屠殺學生，向全國宣傳。

當時廣州行營主任爲張發奎將軍，行營政治部主任是黃珍吾將軍。教育首長和軍警負責人員研究即將來臨的大難題，誰都知道，祇要遊行的羣衆出動，就算軍警不加干涉，祇要在場，他們就會攻擊軍警，製造流血情況，把過失推在軍警身上。如果軍警不露面，任由他們行動，搗毀美國領事館，怎樣向中央交代？怎樣向美國交代？左思右想，想不出妥善的辦法。

「這是政治部的責任。」黃珍吾向張發奎主任報告，張發奎將軍說：「政治部應當和有關部門妥商防範的辦法，不出亂子就好了。」

黃珍吾聽完張發奎主任吩咐，表示很作難的樣子。張主任說：「你們有位同學何峨芳，此人或者有些辦法，不妨找他研究研究。」

山人自有一條妙計

在抗戰期間，張發奎將軍和軍統局的同志接觸較多，深知軍統局的幹部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何峨芳既然是廣東的負責人，在他想來，應該有些辦法。所以，他便要黃珍吾找何峨芳研究。

「張主任要我和你研究，防範共產黨策動的學生大遊行。」黃珍吾派車把何峨芳接到政治部，開門見山地說。

「好吧！」何峨芳考慮了幾分鐘，說道：「那就把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如果三天以後，學生們敢在廣州市鬧事，我會提人頭來見你。」

「這樣嚴重的事情，就這麼簡單嗎？」黃珍吾聽到何峨芳好大的口氣，以為是吹牛，簡直不敢相信。

「事關秘密，事先絕對不能洩露，請你放心，不必過問，我不會拿上自己的人頭開玩笑。」

「還是請你說清楚好些，究竟怎樣對付？」黃珍吾以為何峨芳在賣關子，着實放心不下。

「好！我可以和你單獨談談。」其他的人離去，黃珍吾的辦公室祇剩下何峨芳和他兩個人。何峨芳發問：「教育當局能制止學生，不要遊行嗎？」

「不能！」

「行營能下命令，禁止遊行嗎？」

「也不能！」

「軍警有力量阻止遊行，必要時開槍對付嗎？」

「更不能！」

「那就祇有一個方法，就是不幸打死幾個人，共產黨也不敢聲張，乖乖地就範，龜縮回去。」

「究竟用什麼方法？」黃珍吾聽得很有興趣，但是丈六金身，摸不着頭腦。

「工人！」何峨芳說：「工人不是共產黨的老祖宗嗎？他們不是口口聲聲無產階級嗎？由產業工人去對付共產黨，共產黨祇好瞪着眼睛，不敢吭聲。工人打死共產黨，共產黨還敢說什麼？」

「可是工人會聽我們的話嗎？」

「這個你放心，我有把握。我可以找機器工會的負責人伍繼南，他因痛恨共產黨自然會聽我的話，由他去佈置，萬無一失。」

發動工人對付共黨

伍繼南很了不起，真正無產階級出身，從做工人成為領導工人的工會負責人。他痛恨共產黨殺人放火的暴動作風，反共意志堅強。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在廣州市大暴動，殺了不少人，燒了半條永漢大馬路，引起伍繼南極大反感，開始反共。當時他祇有二十三歲，率領兩百多位機器工人，對抗共產黨，曾收復廣州市公安局，但是被共產黨擊中四槍，幾乎喪命。

何峨芳任軍統局廣東站站長以後，秉承戴笠先生的指示和計畫，注意各個民衆團體，是否已被共產黨滲透。他知道對付共產黨，最重要的就是掌握民衆團體。因此和伍繼南建立了深厚友情，可以和他共生死。何峨芳從政治部回來，和伍繼南通了一次電話，請他來商談一件重要事情。

「你知道不知道共產黨要發動兩萬學生，三天後在廣州市大遊行，製造麻煩？」伍繼南來到何峨芳的辦公室，何峨芳問他。

「我祇知道共產黨要鬧事，不太清楚詳細的情形。」

「這件事關係太大了，非請你幫忙，不能制止。」

「祇要你吩咐一聲，一定遵辦，但不知要我怎樣幫忙？」伍繼南問。

「鬧事的學生以中山大學為主，共產黨策劃遊行的那天清早，請老兄率領五百位工人，手持木棒，撐

一幅寫着『機器工會』的白布橫幅。兩百人佈置在沙河西岸的路口，阻止中山大學的學生前進，不准他們進入廣州市區，這是第一線。再在黃花崗附近佈置三百人，這是第二線。萬一第一線被衝破，第二線必須全力加以阻止，絕對不能讓他們通過第二線。」

「好的！遵照你的指示辦理，請你放心，絕對不會讓他們通過沙河。我要他們乖乖地滾回去，不服從，我就揍人。」

把左派學生打回去

第三天早晨，伍繼南帶了機器工會的五百位工人，向沙河進發，路過黃花崗，留下三百人，由他的助手負責指揮。他帶領兩百人，扼守在從石牌進入廣州市的大路口，前面撐着機器工會的旗子。

八點半鐘，三千多中山大學的學生，浩浩蕩蕩從石牌向廣州進軍。抵達沙河，看見機器工會的工人堵在路口，不敢前進。

共產黨分子隱藏在後面，高聲喊叫，督促前頭的學生向前衝。膽小的不敢動，膽大的衝過來，想用人海戰術，衝垮工人的戰線。機器工人喊話了：

「丟那媽！你們這些左仔！給老子滾回去！過來，我就揍人。」

衝上來的學生，被迎頭痛擊，揍的頭破血流，不敢再衝，紛紛後退。

「不是左仔的同學們！」伍繼南也喊話了：「不要再被共產黨利用，做他們的犧牲品，做他們的替死鬼！趕快退回去！左仔們！有種的上來！你們自己爲什麼不衝？祇會督促別人衝呢？」

督促衝鋒的那些傢夥，聽到伍繼南喊話，沒有一個人敢衝過來，也沒有一個人再敢喊叫。大多數的學生冷眼觀察，煽動他們衝鋒的人，沒有一個敢前進，知道是被人利用了，一哄而散，奔回中大，不敢再去廣州。

伍繼南率領的機器工人，一直等到下午兩點鐘，才撤離現場。兩萬人大遊行，胎死沙河，沒有成功，共產黨也沒有敢宣傳工人揍學生。這一次，共產黨啞巴吃黃連，有苦叫不出。

宋子文急切派重任

宋子文先生信任軍統局的幹部，一方面因爲他同戴笠先生的交情深厚，另一方面他深切了解軍統局的精神，知道軍統局的幹部負責可靠。

三十六年宋子文任廣州行營主任兼廣東省政府主席，當時廣東土匪猖獗，又因爲和共產黨結合在一起，成了治安方面很大的威脅。宋主席得悉東莞縣城情況惡劣，入夜家家戶戶都緊閉門戶，商業停頓。縣長羅瑤無法應付，呆不下去，急請辭職。虎門要塞就在東莞境內，一旦東莞有失，會威脅廣州的安全。因爲虎門是廣州的門戶，所以，宋主席對於東莞縣十分關心。

「趕緊物色一位軍統局的高級幹部，去接任東莞縣的縣長。」宋主席告訴民政廳廳長華鎮中。

「廣州倒有一位軍統局的高級幹部，叫何峨芳。不過，剛發表第十區剿匪副總指揮兼湛江市市長。」華廳長向宋主席報告。

「改派！改派！撤銷湛江市市長的任命，要他馬上到東莞去接事。」

華廳長偕東莞宿將王應榆去看何峨芳，告訴宋主席的決定，要他趕緊去東莞。

「不行！」何峨芳知道東莞有許多很有勢力的大戶，不完糧納稅，收不到田糧，縣政府怎樣維持？況且土匪猖獗，威脅很大，東莞縣長絕對不能幹。說道：「我不去湛江，對不起張君嵩先生，既然答應去幫忙，突然不去是失信，人而無信，怎麼可以。第二我沒有行政經驗，怎麼敢冒然去做東莞縣縣長呢？」

「主席要請一位軍統局的高級幹部出任東莞縣長，當時決定由你出任，立刻就去接事，派令我已帶來。如果你真的不去，我是無法向主席交代的，那就非你自己去當面報告主席不可。」

「一定要我去，得答應我一個條件。」何峨芳看見華廳長來意非常誠懇，王應榆先生又從旁打邊鼓，勸他去救救東莞的老百姓。主席已經決定，廳長也無權更改。一定不去，不是增加華廳長的困難嗎？因此，說道：「必要的時候，得殺一兩個土匪。就地槍決，才能生效。」

「好的，」華鎮中廳長說：「我會盡力支持你。你也不必去省政府，希望在兩三天以內動身。我已經給你物色了一位行政經驗豐富的主任秘書，日常行政公文交他處理，不會出錯，你可以專心對付土匪。」

宋子文主席因爲見到戴笠先生多年的特殊成就，對於軍統局同志推重與信任，的確無以復加。他並不認識何峨芳，祇因爲何峨芳係軍統局的高級幹部，就相信他可以解除東莞的危機。他在總理紀念週宣布：「東莞方面我已派軍統局的高級幹部去接任縣長，治安無慮。」

土匪正法四境一清

何峨芳到任第二天晚上，縣政府右鄰就被土匪搶了，搶去幾兩黃金首飾。何峨芳心想，這是土匪給我的下馬威，是在考驗我。他立刻邀來商會陳會長，同往被搶者家裏察看。一位老婦人哭訴，一個強壯的男子，在大約十一點鐘，持手槍搜去她的金戒指、金耳環和金手鐲。

「不必擔憂，」何峨芳安慰老婦人說：「三天以內，我會把你的失物找回來，找不回來，縣長負責賠償，可以由陳會長作證。」

何峨芳斷定，土匪不會留在東莞不走，既已搶到幾兩黃金，一定會去廣州花用。漏夜派出刑警十多入，分別埋伏通往廣州要道，注意行踪可疑的人，細密檢查。第二天早晨，新塘的橫水渡船上，兩位刑警看到一個可疑的男子，很像老婦人敘述的形狀，進行檢查，果然從他身上搜出老婦人的失物，立刻逮捕，押回縣城。

何峨芳瞭解縣長沒有司法權，不能審問土匪，必須移送法院。但是送到法院，可能很快就會釋放，土

匪對法院是不放在心上的。何峨芳除將失物歸還老婦，暗示刑警，於押送途中，故意讓他逃脫，然後舉槍擊斃，以擊殺逃犯報備。這是何峨芳新官上任的第一砲，第一砲打響，很有鎮壓作用。新官上任第三天，就打死一個土匪，土匪自然不敢放肆了。讀者先生請不要誤會，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以現在的法治觀念來評斷，當然不妥當，但是三十多年前動亂的社會，嚴懲土匪，殺一儆百，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啊。

對付土匪的第二個步驟，是何峨芳和保安團長徐東來研究剿匪策略，綜合各方面的情報，保安團配合縣政府的特務中隊，向山區圍剿。何峨芳親自出馬，定有賞格，人人奮勇。土匪都是些烏合之衆，沒有戰鬥力，不敢抵抗，紛向博羅、增城、寶安等鄰縣逃竄，東莞縣境很快平靖了。第一區專員召集所屬各縣縣長開會，何峨芳也去參加。

「老兄何必那樣認真，親自出馬剿匪呢？」博羅縣張縣長很慎重其事地對何峨芳說：「你們東莞太平了，可是東莞的土匪都跑到我們博羅來了。」

「請老兄隨時把他們趕回東莞來！」何峨芳聽到張縣長這種言論，啼笑皆非，非常不高興，說道：「我們東莞歡迎之至，就此拜託！」

縣太爺打虎懲豪紳

土匪跑了，土共並沒有肅清，不過不敢公開活動，潛伏待機。搶劫之風扼止了，治安大有改進，天黑

不必趕快關門。可是比治安更嚴重的問題，是徵收不到田糧，士兵的餉項和縣政府員工的薪水，沒有着落。東莞不是窮縣，爲什麼會成了這個樣子？前任縣長曾請保安團派兵兩營，前往溫塘鄉催糧，一粒也沒有收到，兩邊閘門關起來，迫令兩營士兵繳了槍。溫塘鄉有兩萬居民，有十幾挺重機槍，百挺輕機槍。所以，武力解決不了問題，各鄉向溫塘鄉看齊，徵糧就更成問題，無怪羅瑤要扔烏紗帽，趕快走路。

徵糧既然在溫塘鄉受阻，就得從溫塘鄉下手了。何峨芳打電話問溫塘鄉的鄉長，問他爲什麼徵收不到田糧？

「鄉裏青年們認爲本縣徵糧太不公平道。」溫塘鄉的鄉長在電話裏告訴何峨芳：「經常是大戶粒米不出，祇是逼迫窮人小戶出糧，有這種不公平的情形存在，他們就誓死不繳糧。」

「當兵納糧，是國民人人應盡的義務，那裏分什麼大戶小戶。」何峨芳說。

「縣長初來，有些實在的情形，恐怕還不清楚，請你向糧科一查，就知道了。」

「是的。」何峨芳找來糧科王科長詢問，王科長回答：「的確有些做大官的，從有民國以來，就沒有納過糧。次一等有勢力的向他們看齊，也就不繳了。所以，繳糧的越來越少。」

何峨芳心想，按照中國做官的哲學，「爲政不得罪巨室」。我何峨芳如果爲了保持縣長寶座，向大官富豪一切惡勢力屈服，不但縣政府沒有收入要垮台，也對不起宋主席對軍統局幹部的信任。官可以不倣，絕不能丟軍統局的臉。「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必須先向具有最大勢力的人家開刀，就是失敗了，

也要失敗的轟轟烈烈。於是由糧政科約蔣光鼐的管家來縣政府。

「本年度你爲什麼沒有繳糧？」何峨芳問蔣光鼐的管家。

「這須請示蔣公。」蔣光鼐的管家被何峨芳一問，如晴天霹靂，做夢也想不到，被問的無所措手足，祇好支吾其詞。

「蔣公乃國家高級將領，抗日名將，那有不納糧的道理？」何峨芳本來濃眉大眼，雷霆大發，眼睛一瞪，把桌子一拍，威風十足，先把蔣光鼐的管家唬住了。說道：「一定是你們這般東西，狐假虎威，從中吞沒，抗命不繳。如果你今天不繳半數，不但你休想離開縣政府半步，爲了徵收全縣田糧着想，我會借你的人頭一用。頂多我把這頂紗帽扔掉，不幹這個縣長。我說得出，就會做得到。」

蔣光鼐的管家嚇的面如土色，全身哆嗦，不敢遲疑，答應繳納一半，餘下的一半，旬日內繳清，具結簽了字。何峨芳立刻教王科長派員隨蔣家管家，到城內蔣家米機（打米廠）提糧。

蔣光鼐管家繳糧的消息，不到半個鐘頭，傳遍全城；不到一天功夫，轟動了全縣，人人稱快，各鄉鎮踴躍爭繳。溫塘鄉鄉長第二天清早給何縣長來電話，報告全鄉應該繳納的田糧已經繳足了，不欠半粒。

鑊鴉片烟苗的妙法

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峨芳祇放了兩把火，已經震撼了整個東莞縣，各鄉鎮紛紛要求縣長到各鄉鎮巡視

，因為鄉民們都想一睹這位青天大老爺的廬山真面目。何峨芳治理東莞，沒有多久，肅清土匪，治安問題解決。又有了田糧，縣政府不再鬧窮，也想到各鄉鎮去看看。

何峨芳巡視各鄉鎮，爲了防避潛伏的土共暗算，帶了三名隨身衛士，又令特務隊遲半個小時出發跟進，萬一發生甚麼情況，也好有個接應。走到溫塘鄉，沿途罌粟遍地，開放着五顏六色的各種花朵，美麗極了。何峨芳好像走進一座大花園，眼花撩亂，好生奇怪，心想，過去的縣長幹甚麼？爲甚麼老百姓種罌粟，不加干涉，讓溫塘鄉成爲一座罌粟園？國家設置官吏，就是要他們執行國家的法令。鴉片烟害苦中國，政府禁烟，已經很久，今天東莞却大種罌粟，過去的縣長在幹甚麼？

何峨芳一邊走，一邊在想，他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因爲這些罌粟，關係着老百姓切身的利益，處理欠妥，老百姓會起來反抗，甚至釀成流血事件，讓共產黨鼓掌稱快，也可能乘此機會，興風作浪，製造紛亂。該怎麼辦呢？走着想着，走進溫塘鄉，萬人空巷，等候歡迎縣長，也在等着瞧瞧縣太爺是怎樣的威儀。一陣鞭炮響過，鄉長和小學校長走來歡迎，迎接到小學休息。老百姓心目中的何縣長，不是三頭六臂，也不是虎背熊腰，等到見面，原來個子不高，和和氣氣，像個教書的先生。不管怎樣，他不怕土匪，他不怕權勢，能够讓蔣光鼐的管家繳糧，敢做敢爲，就了不起。東莞縣很幸運，有了這樣一位好縣長。

休息過後，校長請縣長向兩三百個學生講話。學生們對這位何縣長已經有了強烈的信仰，認爲他是一位什麼都不怕的英雄。所以，對他所講的話，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何峨芳先贊揚溫塘鄉鄉民守法愛國

的精神，然後講到遍地「罌粟」。

「我在路上，看見遍地罌粟，花朵雖然美麗，心裏却非常難過。你們說，罌粟對國家民族有益處嗎？」

「沒有！」學生們齊聲回答，響聲雷動。

「有害處沒有？」

「有！」

「大家既認為有害無益，就應該把這些危害國家社會的罌粟，自動拔除呀！」

何峨芳沒有想到，他的演講，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話剛說完，兩三百個學生像一窩蜂，衝出學校，飛奔田野，像秋風掃落葉，把田裏的罌粟一齊拔去。旁觀的老百姓，有許多是罌粟所有人，非常痛心，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上前攔阻，任由學生們拔除。

何峨芳無意中打了一場勝仗，他更同想到戴笠先生所說的話：「羣衆的力量是偉大的，假如領導有方，運用得當，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東莞溫塘鄉學生拔除罌粟，真是一場極為動人的場面。